

● 燕赵文学书系 (二)

龚富忠 主编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小红楼轶事

● 李廷芳 著



小红楼轶事

李廷芳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45 号

燕赵文学书系(二)

小红楼轶事

李廷芳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印 刷：石家庄市矿区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7.6875

数 字：193 千字

印 数：1—2000 册

版 次：1994 年 9 月第 1 版

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—5008—1745—2/I·453

定 价：9.00 元

李廷芳,男,1944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完县的一个农村。1955年随家迁入唐山市。现任唐山齿轮厂《唐齿报》副总编辑。1977年开始发表小说。十几年来,曾在《中国汽车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机电日报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等百余篇。其中在《河北日报》发表的散文《到韶山》,在河北省作协、河北日报联合举办的“裕达杯”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诗文大赛中获优秀奖。

目 录

小红楼轶事·····	(1)
刘细君·····	(23)
长尾巴姑娘的恋情·····	(40)
洋车夫的罗曼史·····	(98)
血溅玉春楼·····	(119)
珠宝诈骗案·····	(145)
出路·····	(176)
后记·····	(244)

小红楼轶事

火车站搬走了，这个地界名正言顺地成了老车站。老车站北边有个老戏园子街，街口有座二层楼，红砖红瓦，五脊翘檐雕梁画栋，甚是气派。楼房虽说是坐北朝南，但一层西南角有棵一搂粗的红漆大楹柱，建成两面临街开门的大门脸儿。在南面和西面的翘檐下，门眉上各有一块出自一人手笔的大匾：小红楼饭馆。

这座小红楼饭馆一拉溜五间的地界，楼下西面三大间是店堂，东面两间是厨房。楼上东面一间是掌柜的帐房兼卧室，西面四间是雅静的客坐儿。

虽说火车站、戏园子都搬走了，但这个地界仍是唐山的繁华热闹所在。南面与小山儿大世界隔铁路相望；西面穿过鱼市街就是粮食街（今日建国路）、财神庙街、开滦东司事房；往北是富贵街。唐山的富商巨贾云集在这里。小红楼饭馆的买卖自然兴隆异常。

小红楼的东家姓陈，城郊陈家庄人。摊烙饹出身。现在小红楼的第二代传人便是少东家。掌柜的姓贾，名叫贾文星。他本不

小红楼轶事

是买卖人，而是半路出家，只是精于算计，才把小红楼经营得越来越红火，叮咛做响的大洋钱，象流水似地涌进少东家的口袋里。

贾文星在小红楼原本是个烧火的伙计，他怎么又当上了掌柜的呢？这里边还有个故事呢！

(一)

12年前，市警察局来了个朱督察，高高的个子，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惹来许多阔家小姐的追求。可那些追他的小姐，一个也不可他的意。就在云祥号绸缎庄老板的小姐冯云秀的19岁生日舞会上，看上了这位冯老板的独生女儿。局外人猜测，朱督察看上冯云秀的理由有二。其一，冯云秀长得确实漂亮，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，在丰滦中学曾被选为校花；其二，云祥号的买卖，在唐山商界数一数二，家财雄厚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是不是这样？朱督察对谁也没说。他只说：天下只有冯云秀是他心目中的皇后！

冯老板对这门儿亲事，自然没得说。他听人说朱督察挺能干，用不了多少日子可升任督察长。有这么个女婿，对他的买卖自然会有帮助。

然而，冯云秀却不然，拖了一个多月没报话口，不说愿意，也不说不愿意。急得朱督察象热锅上的蚂蚁。托媒人捎话：有什么条件都好商议。

有一天晚上，冯云秀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位奇怪的老人，对她说：“你找夫君，他能给你吃上一道菜：叫蝴蝶飞。这样才能白头偕老，地久天长……”醒来之后，她对梦中之事，虽说不可全信，但，她觉得挺好玩儿，有点罗曼蒂克。她就把这个梦告诉了

母亲。

朱督察听说云秀小姐要吃“蝴蝶飞”，跑遍了唐山的大小饭馆，有的没听说这道菜，有的听说过没见过，做不来。朱督察急得团团转，心想：这是云秀在考验我的诚意，就是上刀山，下火海也要满足她的要求！

这天，他来到小红楼饭馆，找到老东家。老东家正在帐房算帐，抬头一见朱督察，连忙站起来，说：“哟，朱督察，哪阵风儿把您给刮来了！”

朱督察苦笑一下，坐在了帐桌对面的单人床铺上，说：“兄弟遇见一件难事，求陈掌柜的来了！”

老东家心里一沉，听说朱督察要和冯老板的女儿成亲，莫不是办喜事缺钱，上我这儿找钱来了？他面带微笑说：“噢，朱督察要办喜事儿，虽说我刚盖的小红楼，到时候喜礼一个不少送去……”

“陈老板，”朱督察摇摇头，心说真是老奸巨猾！粗重的眉毛一扬说，“我办事还不至于缺钱……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！”老东家心中疑惑，便问，“不缺钱……那还有啥事把你难成这样？”老东家为了盖小红楼，把家里的地全卖了，加上卖猪挣的钱，还拉了500块大洋的饥荒。在他眼里，人生最大的难事儿，莫过于缺钱！

“哈哈，”朱督察干笑了两声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陈老板有所不知，我缺一道菜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老东家一阵大笑，“朱督察真会开玩笑！缺一道菜还能把你难成这样？不是我陈某夸海口，如果你不嫌弃，你办喜事的酒席小店包了！南北大菜，满汉全席都能做……”

“哦，真这样，太谢谢陈老板了！”朱督察喜出望外，接着

说，“不过，我得先看看这道菜”。

“什么菜？”

“蝴蝶飞。”

“啊？！”老东家听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半张着嘴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

朱督察见状心里老大不高兴。心想，趁此我赶紧走。走时撂下句话：“陈老板，明天中午我和冯老板、云秀小姐来吃‘蝴蝶飞’！”

朱督察走到楼下以后，老东家这才醒过腔儿来，心里犯了嘀咕：“什么？要吃‘蝴蝶飞’？是不是他犯了神经？不象啊！……”于是，他感到事情还真有点麻烦，警察可不是好惹的！他急忙跑到厨房，稳了稳神儿，才把掌勺的王师傅叫到一边，悄声地说：“王师傅，有人要吃‘蝴蝶飞’呀！”

王师傅听了就是一愣，睁大眼珠子眨了眨，额上暴起青筋，光光的头顶更加发亮了，满腹狐疑地问：“谁这么会要？你告诉他，没有！”

“不行啊，这个主儿咱们惹不起呀！”老东家说这话的声调有点象哭。停了片刻接着说，“是警察局的朱督察，我还在他面前夸了海口，你……你快给想个法儿吧！”

王师傅把厨房里的活计交给二掌勺的张师傅后，说：“咱们到帐房去说。”

老东家听他这话，好象有点门儿，心里略微踏实些，就跟他来到楼上帐房，把王师傅让到床上，然后，亲自给他沏了碗茶，捧到跟前，这回自己才坐下，说：“王师傅，说说看。”

王师傅装上一锅子烟巴咕着，顿时烟雾把他包围起来，连眉眼都看不清了。

老东家急得眼里直冒火，眼巴巴地望着他，心都提到嗓子眼，恐怕他说个不字儿。

“这道菜倒是听说过，”王师傅噓打了烟袋锅里的烟灰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想当年，慈禧老佛爷60大寿，御膳坊有位厨子献上了一道菜，文武百官举坐皆惊，就连外国毛子都挑起大拇指噢噢直叫。老佛爷一高兴赏了那位厨子100两银子。这道菜就叫‘蝴蝶飞’！”

“好，做出来我赏你100块现大洋！”老东家咬了咬牙说出这句话。

“哎呀！老东家，我可不会做！”王师傅见老东家误会了，连忙解释道，“我只是听说过，从来还没见过，用什么料，什么火候，我都不知道！”

老东家象个泄了气的气球，一下子蔫了。过了好一会，才有气无力地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厨房烧火的贾文星他爷爷。”

老东家眼里闪着希望的火花，喊了一句：“小六子，把烧火的贾文星叫来！”

时候不大，一位30多岁的壮汉子推门进来，光光的头顶，圆圆的面庞，浓重的眉毛，一双细长的眼睛，眸子里闪着精明、智慧的光。他就是贾文星。进门点头笑了笑，说：“老东家，您叫我？”

老东家仔细打量着这个汉子，试探着问：“你听说过‘蝴蝶飞’这道菜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会做吗？”

“做不好，这道菜我爷爷最拿手。”

“嘿！”老东家噌地站了起来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！老东家那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。

贾文星被老东家的举动闹了个“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”了。

老东家见贾文星的样子，自己也笑了，才把朱督察要吃‘蝴蝶飞’的事说了一遍。然后吩咐伙计小六子备车，把老爷子请到小红楼来。

贾文星连忙说：“我爷爷病很重，他是来不了的，我回家一趟就行了。”

原来，贾文星的爷爷，就是给慈禧老佛爷献“蝴蝶飞”那道菜的厨子。后来，冯玉祥逼宫以后，才回到家里，那时已经70多岁。现在80高龄的老人已朝不保夕了。贾文星十几岁就跟爷爷住在宫里，烧火择菜，挺招宫里厨子喜欢的。自从慈禧60大寿以后，“蝴蝶飞”成了宫里一道常吃的菜。他经常见爷爷做这道菜，没事的时候，他也练过几次，就是没有爷爷做得那么逼真和异彩纷呈。今天，老东家遇到这件事，他倒要试试。

第二天上午刚到11点，朱督察就和云祥号的冯老板、冯夫人、冯云秀小姐，连同大媒人洪发泰的周老板夫妇，一同来到小红楼。他们一踏上小红楼的台阶，站在门口的伙计躬身：“6位里边请！”说着随手拉开了大门。

他们刚一迈进门坎儿，站在门里边的伙计躬身，右手向楼梯口一伸：“6位楼上请！”

站在楼梯口的伙计高喊：“雅座儿，6位！”

他们6人在二楼一露脸，老东家已恭候多时了，点头哈腰往里让：“6位客爷这边请！”把6位让到靠窗户的桌前，拽下肩头搭着的新毛巾，把桌子、凳子重新擦了一遍，6位这才落坐。

在楼上吃饭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此时人们都停止了吃饭，目光全被冯云秀吸引过去了。只见她穿着入时的衣服，端庄秀丽的脸庞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苗条匀称的身段儿。她一进门，小店顿时满堂生辉！

他们刚坐好，早有伙计献上茶点。老东家亲自斟茶，说：“几位屈驾来到小店赏光，小店真是满室生辉呀！”

冯、周两位老板自是客套一番。

冯小姐嗑着瓜籽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心里却很激动，不知这“蝴蝶飞”什么样儿？梦中之事眼看要变成现实了，怪有意思的！不时用眼角瞟一下朱督察那英俊的脸，她的嘴角泛起一丝会心的微笑。

时候不大，茶水撤掉，上来四盘凉菜，四盘热菜，三壶汾阳老酒，一瓶法国葡萄酒。6个人把盏对饮，谈笑温文尔雅。

朱督察见陈老板的表情和殷勤劲儿，心里疑疑惑惑，也不知真能做假能做，心里更加急切，到底要见识见识“蝴蝶飞”是什么样儿？他应酬着席面，耐着性子等待。

老东家乍着胆子向客人介绍了“蝴蝶飞”的来历。这一来更吊起了客人的胃口。其实，老东家心里也急，生怕贾文星做出的菜客人不满意。不知不觉鼻子尖上、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他心里掂量着：小红楼发迹和败家就在此一举呀！

忽然，从厨房里飘来一股香味。接着楼梯传来咚咚的脚步声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只见贾文星双手捧着一个红漆托盘儿，盘里放着一个十寸汤盘儿，汤盘儿上扣着一个头号海碗，只见他缓缓来到这桌前，将托盘儿放在桌角上，双手捧出汤盘儿，放在桌子中间，看了看诸位，说：“诸位老爷、太太、小姐，您们要的‘蝴蝶飞’到了，请展目观瞧！”说着，用手掀起那个海碗，顿

时，一股鲜亮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只见盘儿里有三朵雕成紫红色的牡丹花儿，上面有十几片黑白木耳，在升腾的热气中，忽闪着蝴蝶似的翅膀，展翅欲飞。

朱督察的眼睛都看直了。忽然，嘴角往上一翘，笑眯了的眼看了看冯小姐，又看了看冯老板夫妇、周老板夫妇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这就是我救命的佛爷！”说着，掏出20块大洋，放在贾文星的托盘儿里。

老东家这才悬心落地。

冯小姐举起的筷子不敢动了，唯恐破坏了这精美绝伦的艺术形象。她耸了耸鼻翼，眯起双眼，完全陶醉于这道菜的色香味形之中了。

朱督察先夹了一片木耳和一个鲜虾仁，送到冯小姐的吃碟里，说：“冯小姐，趁热吃！”

冯老板、冯夫人、周老板、周夫人，吃着，赞着，人人脸上呈现出一种得意而满足的神情。

冯小姐慢慢品着点着头，向朱督察送去一个媚眼。朱督察此时有点飘飘欲仙了。

冯小姐转脸问贾文星：“我冒昧地问一句，这‘蝴蝶飞’怎么个做法？”

她这一问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侍立一旁的贾文星身上。

贾文星把身子一躬，说：“回小姐的话，这道菜有三个特点。一是用料讲究，用上等黑木耳和白木耳，精选片大的用水发好，30只不大不小的鲜海虾，去了皮儿；二是做工精细，你看那三朵牡丹花，一般席面都用紫芯萝卜雕成。而这道菜绝对不行！这三朵牡丹花用上等龙虾肉和面，里面少许剁碎了的鲜海参，雕成花的形状，用温油炸过，呈紫红色。又间有黑色斑点，

放入盘儿内；三是火候。这火候最不好掌握，也不好言明。只有凭感觉。简单点说，把油锅烧热，先爆炒虾仁，然后加上发好的黑白木耳，勾上芡后颠翻几下出锅，倒入雕花盘儿内，在热气没散时，扣上一只大海碗。当然，这里还有许多细节，比如勾芡，不能稀也不能稠，稀了木耳在盘儿内立不住，稠了木耳扇不起来。蝴蝶翅膀的扇动，全在揭大碗的一刹那，这您们都看见了。说得不好，诸位见笑！”

这6位食客又是一阵唏嘘之声。

冯小姐啧啧赞叹不已，她一下子赏了贾文星20块大洋。冯老板、冯夫人每人也赏20块大洋。周老板和周夫人也要赏，被朱督察劝了再三，自己又掏出20块大洋，代二位大媒垫上，才算了事。

贾文星端着沉甸甸的托盘儿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谢谢老爷、太太、小姐！”然后，转身来到帐房交帐。

老东家追到帐房，扑咚一声跪倒在地，说：“我的活佛，你救了小红楼哇！”

贾文星连忙搀起老东家，话都说不成句了：“这……这是咋说的……老东家，别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自此，老东家甩了手，把小红楼交给贾文星经营。同时，贾文星的外号：老佛爷，在城里传开了。

（二）

人世沧桑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老东家已经做古，大掌勺的王师傅也辞世了。

少东家在乡下经营100多亩地，全由三个扛活的耕种锄耨，遇上活计忙了，再叫几个短工。这样，少东家的整个身子就腾出

小红楼楼事

来了。他名义上是两头跑，实际上到唐山之后，只是看看戏，听听说书的，要么就在市面上交往。

在穷人眼里，小红楼叫得最响的饭食是烩饼，物美价廉，油水大。在有钱人的眼里，则是楼上的雅座儿，南北大菜，满汉全席，都挺拿手。因此，到这儿来吃饭的有达官贵人，阔家太太小姐；还有拉洋车的、挖煤的、乡下做小买卖的、做工的，三教九流都有。遇上热闹的饭口，店堂里座无虚席，门口的台阶上也满是吃烩饼的人。

当然，老佛爷的经营诀窍也不瞒人：就是把楼上雅座儿的折罗，全都倒入楼下的烩饼锅里。他常说：“穷人平日吃不上啥油水，让他花钱不多，吃个实惠！”楼上雅座儿，则凭手艺，凭诚心诚意赚钱。

自打日本鬼子接管了煤矿，在唐山四周设立了栅栏门子，鬼子兵荷枪实弹把门儿，老百姓出城入市常遭鬼子兵搜查。城里的鬼子兵横冲直撞，三天两头进厂矿抓人，出城讨伐，兵慌马乱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小红楼的生意比过去清淡了许多，但一年还能赚上几百块大洋。

有一天，少东家在小山下坡的书馆里听完评书以后，心事重重地回到小红楼。他见楼下客人不多，楼上冷冷清清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他刚要推开帐房的门儿，只听里面在说话儿，便止住了手。

“贾佛爷，看你眼睛红红的，昨晚上没睡好觉吧！”伙计小六子问。

“是呢，”贾佛爷正儿八经地说，“我总觉得身子底下硌得慌。我把被窝掀起来扫了两遍，还是硌得睡不着。这回我把褥子一层一层地掀起来，谁知四层褥子底下，还是有一根儿头发丝

儿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这么一说，伙计小六子笑得直肚子疼，笑够了一边擦眼角的泪花儿，一边说，“贾佛爷，你真会逗乐子！”

少东家听了，心里一沉，一股无名火撞上脑门子。但他没有发脾气，只是咳嗽了一声，推门进了屋。

这天夜里，少东家睡不着了。评书里年羹尧的命运，一直在搅扰着他的心思：你说年羹尧东征西杀，为大清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当他得胜班师回朝后，皇帝要亲自召见将士。皇帝见将士们风尘扑扑，征尘未洗，一路鞍马劳顿很辛苦，便发口谕让将士们坐下。可将士们没有一个人听皇帝的话。然而，年羹尧一声令下，所有将士齐刷刷地坐下了。这件事儿，惹得皇帝心里老大不高兴。后来一位大臣对年羹尧说：“你这是功高盖主了啊！”是啊，你功劳再大，也不能盖过皇帝呀！

由此，他想到了掌柜的贾文星，四层褥子底下有根头发丝儿，各得你睡不着觉！到我这儿摆谱儿来？说实在的，我一个少东家，也摆不来这么大的谱儿啊！不行，我这座小庙里供不下这尊大佛爷……想到这儿，他心里打了个冷战，五年前，老东家临终前的话响在耳畔：

“……你贾叔有功于陈家，你要好好待他！不管世道咋变，只要陈家还有一个窝头，你俩掰开每人半个……”

少东家跪在爸爸的床前，双眼垂泪说：“孩儿记下了！”

他记得，贾文星因做了“蝴蝶飞”成全了朱督察的亲事，从此朱督察又升了督察长，一直关照着小红楼。小红楼越来越红火，两年还清了爸爸盖小红楼欠下的债，后来又买回来卖出去的土地。后来，又买房子又置地，置办成现在这个家业，还供自己在丰滦中学读书……我要辞了他，对不起爸爸在天之灵！

从这天起，少东家不再去戏园子、书馆了，一直在小红楼转游，只是脸色阴沉。一则他想看看，到底为什么小红楼这么冷清；二则想偷偷学点经营之道。凭自己上过中学的文化底子，经营这个小红楼还是有可能的。这种跃跃欲试的心理儿，一直在折磨着他。不过，他看着这么冷清的小红楼，心里老是不是滋味。难道他真的居功自傲？少东家百思不得其解。这种苦闷又不能向任何人诉说。伙计小六子说：“买卖这么清淡，折罗就别往烩饼锅里倒了，要是挑挑拣拣，还能卖个好价钱！”当时，贾文星把小六子说了一顿：“小红楼的牌子比命都值钱，一点折罗算个啥！”其实，小六子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虽说是折罗，也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些穷鬼呀！如果要改这个老规矩，只有把贾文星辞了……

这天封了火，关上门板，贾文星回到帐房，见自己床上的行李卷儿顺过来了，心里咯登一下子，脑子里转起圈儿来：这几天少东家总是不高兴，我还以为看着买卖清淡，心里发愁，我还为他高兴呢：到底是成了大人了，心里知道装事儿了。到头来还是因为我呀！心里一酸，眼泪差点淌下来。少东家这么一声不响，把事办绝了！他有些生气。可他又一想，老东家待我不薄，这兵慌马乱的年头儿，我不能说别的。于是，他从铺底下找出一条绳子，捆好了行李，坐在床板儿上等少东家。这时，少东家进了屋，眼里含着泪，说：“贾叔，不是我无情，只是买卖实在做不下去了……”

“少东家，你别说了，我心里清楚。”贾文星说着，拿出帐本，清点着钱柜里的钱，说，“今年头四个月，共挣了120块大洋，没有收上帐来的都在本子上记着呢！”

“贾叔，”少东家扑咚双膝跪倒，说，“贾叔，世道太乱